

谭绮东 澀

永井荷风
小说选

【永井荷风 ● 著】

谭晶华 ● 译



日本名著系列 001

· 汉语版 ·

上海三联书店

谭东漪

永井荷风
小说选

【永井荷风 ● 著】

谭晶华 ●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溇东绮谭:永井荷风小说选:汉日双语版/(日)永井荷风著;谭晶华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1

(双语版日本名著系列)

ISBN 978-7-5426-3627-0

I. ①溇… II. ①永…②谭… III. ①日语-汉语-对照读物②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③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4443 号

溇东绮谭——永井荷风小说选(汉日双语版)

著 者 : (日)永井荷风

译 者 : 谭晶华

责任编辑 : 叶 庆(021)24175935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任中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号楼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4175963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50 千字

印 张 : 9.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3627-0/I·535

定 价 : 38.00 元

前言

永井荷风原名永井壮吉，别号断肠亭主人、石南居士、鲤川兼待、金阜山人等，一八七九年生于东京，父亲是个精通汉学、留洋美国的官吏，担任过明治政府文部大臣的秘书长。永井荷风早年受到中西文化的教育，中学时代爱读日本和中国的古典作品，学着写过俳句、落语、狂言和汉诗。一九三年，其父为使他将来成为一名实业家，让他去美国留学，而永井荷风更崇尚欧洲文化。留美期间，他受到美国自然风情的感染，后又转道法国旅行，因与父亲发生龃龉，失意中在法国度过了十个月的郁闷生活，但受到西方文学的熏陶，创作思想和风格均有明显变化。回国后他出任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并三办了日本唯美派杂志《三田文学》。一九一六年，永井荷风辞去教授和杂志编辑的工作，开始了长时间的隐居生活。一九五九年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死于独居的陋巷。

永井荷风一生留下了许多小说、随笔和译作。最早的小说在当时的名作家广津柳浪的推荐下发表，初期作品《野心》（一九〇二）、《地狱之花》（一九〇二）等受法国左拉的影响，有早期自然主义的倾向。从法国回来后发表了短篇小说集《美国故事》（一九〇八）和《法国故事》（一九〇九）后，一跃成为知名作家。虽然《法国故事》曾受到明治政府禁止发行的处分，但这段时间是永井荷风创作生涯中创作愿望最强烈、生活最充实的时期。他应夏目漱石之邀而发表的长篇小说《冷笑》（一九一〇～一九一一），对明治社会的丑恶、庸俗和肤浅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永井荷风的小説代表作有《隅田川》（一九一〇）、《比腕力》（一九一六）、《梅雨时节》（一九三一）和《濑东趣谭》（一九三七）等，此

外他还著有随笔集《江户艺术论》(一九二〇)、《雨潇潇》(一九二二)、《下谷丛话》(一九二六)、《荷风随笔》(一九三三)及一些剧本。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五九年的日记《断肠亭杂稿》，简练而忠实地记录了作者的大半生，既是一部优秀的随笔作品，也是了解这段时期日本社会风俗和作者思想的重要资料。他的译诗集《珊瑚集》(一九一三)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有名译作，曾给佐藤春夫、堀口大学等诗人以很大的影响。永井荷风于一九五二年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一九五四年当选为日本艺术院委员。

早期作品《地狱之花》是通过一位在富豪家当女教师的姑娘园子的遭遇，反映了明治时代妇女决心冲破世俗观念、争取近代人自由幸福的思想。这部作品中既有左拉文学的影响，又有作者自身反抗家长意志、憧憬自由的影子。作品的跋被日本文学界看作左拉主义的宣言，影响很大。

永井荷风在文学上的逆反精神也在《地狱之花》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富豪黑渊过去与外国传教士的小老婆通奸，待传教士死后，他们结婚并继承了传教士的巨额财产，因此遭到社会的仇视、摒弃，非常孤立和苦恼。主人公园子对此非常同情，她认为黑渊固然有罪，但是“社会是不是一直这样公平地惩罚每个有罪的人呢？一国的首相横行妓院，至今还在玩弄尚未成年的少女的肉体；政治家几度凌辱妇女却满不在乎；教育家隐瞒丑恶的受贿罪不以为耻。社会不是照样对他们放任、宽容，他们的地位和信誉不是并未受损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不公平现象使作者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他同情弱者，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表示反感和义愤。

这一点在《漫东趣谭》中也有明显的表露，他认为：是宰相和教育家们的欺骗、“名正言顺的妻女们的虚荣心”在“驱使他奔向一开始就知道的、邪恶而黑暗的街巷”。他相信：在道德败坏的深谷中，不仅有真实和亲切的感情，还有“娇美的人情之花”和“芳香的泪水之果”。很

难说永井荷风的这种心态是健全的,但从客观上说,他没有与不合理社会正面对抗的能力,只能在气愤之余,用这样的消极方法表示一点反抗。这不由使人想起了中国现代作家老舍在四十年代发表的小说《月牙儿》。然而,老舍在指出娼妓卖淫这一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现象本质的时候,积极从正面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永井荷风却明知“邪恶”、“黑暗”,仍然爱去那儿“发现被抛弃的破衣碎布上的美丽的针迹”。他只是停留在对社会怀有逆反心理的层次上,其局限性是很清楚的。

此外,永井荷风对当时日本的传播媒介为取悦读者而动辄对文人“笔诛”的现象也是深恶痛绝的。他几次“受害”,除了敬而远之外,只能怀着强烈的逆反心理进行嘲讽,甚至不惜咒骂几句来解恨。在《地狱之花》里,他借富子之口说:“那些报社的人大都如同流氓,一句话,全是些有前科的乌合之众,要是社会上的人都把他们写的东西当做事实,那我对这漆黑的社会才不以为然呢!”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在军国主义法西斯统治下,部分文学家充当御用文人,战时还有作为战地报道班成员奔赴前线而撰写所谓“国策文学”的人。永井荷风则一直采取正面对抗的态度,他的反战精神在日本文坛有口皆碑,其思想和言论在日记《断肠亭杂稿》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他曾采取抗税措施,目的是不让军队去多买炮弹。在代表作《漫东趣谭》中,永井荷风用揶揄和嘲笑的笔触描绘了战争年代日本黑暗的形势和奇怪的社会风气。例如主人公面对警察的无理盘查和抄身,臆造了一个家庭成员——妻子,并把法国大革命的纪念日说成妻子的誕生日,临行前主人公把所吸的烟雾朝警察所在的派出所里吐去,真想说“你还是闻闻我的烟香吧”,以表示对警方的蔑视。每当炎炎夏日的傍晚,主人公总要外出散步,其理由是躲避收音机广播的噪声,而噪声中最使他感到“痛苦”的是“拿九州方言讲的政论”。尽管商店橱窗里装饰了战地士兵的偶人,但路人漠不关心,使主人公感到“异

样”。“五·一五事件”^①后，电线杆上贴满号外，而民众对此并无特别表情，“只有摆摊的商人在不停歇地给玩具兵器上发条，用喷水的玩具手枪乱射一气”。在这部作品里，永井荷风对警察的蛮横、无知以及日本发动大战前的黑暗时代的嘲讽是尖锐和无情的。他怀着一种悲哀和冷漠的心情注视着自己的国家步步滑向战争深渊。

由于永井荷风长期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因而对西方文化和文明极为熟悉，他比较善于用西方艺术的审美眼光去观察自己国家的国情和风俗。日本在江户时代经历了二百年的锁国期，到明治维新后，随着国门洞开，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日本，日本人发挥天生的模仿才干，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西方文化的影响触目可见，其中不乏驳杂、浅薄的文明开化现象。永井荷风在作品中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嘲弄和批判。

《梅雨时节》主要写一个名叫君江的咖啡馆女招待从乡下进城后，在东京闹市银座的特定环境中，受当时西风东渐的影响，变成一个沉溺在与异性淫乱取乐之中又毫无羞耻感的女人。她的堕落并非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快乐，这反映了当时社会风气使人道德沦丧的现象，有文明批判的倾向。在《溼东趣谭》中，永井荷风对当时东京实际存在的俗恶现象披露很多，抨击得也很激烈。诸如咖啡、红茶的喝法，外国人名地名的译法，赤坂溜池牛肉店栏杆的装饰，出租汽车司机的不文明举动，现代人无处不露的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优越感，文人墨客的结党营私作风，等等。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永井荷风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气质、教养、兴趣及精神状态。文艺评论家中村光夫这样评价他：“可以认为，在我国的文学家们中，他不仅仅理解西方文明的精神侧面，

^①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日本海军青年将校和“爱乡塾”学生对政府腐败和《伦敦条约》削弱了日本海军力量一事不满，为建立军事政权而发动兵变。兵变军人袭击首相官邸等处，杀害犬养毅首相。事件后日本军部势力增强，政党内阁时代宣告结束。

而且还是一位完全消化吸收了的开拓者……他不光了解外国、精通外国文学，作为有国外生活经历的文学家，他还是唯一的成熟者。”（《荷风的青春》）因此，当时的永井荷风就像一只立于鸡群的鹤，他是孤立的，恐怕真正理解他反俗精神和文明批评内涵的日本人并不很多。

永井荷风的作品还有明显的怀古倾向，代表作《隅田川》就是永井荷风创作中最具古典风格的小说，主要人物长吉、阿丝及萝月的形象与残留着江户情调的隅田川畔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写出了完整的艺术意境。长吉的感情和心理与作者青年时代的感情和心理是重合的。永井荷风所追求的理想、完美的江户时代的艺术情趣在隅田川畔尚未完全消失，因此，他想尽力把该处的季节变化、风俗人情表达出来，以寄托自己的怀古幽思。

《漫东趣谭》也忠实地记录了作者的这种情绪。在谈到阿雪的形象时，永井荷风写道：“阿雪是缪斯，她使我那倦怠、荒凉的心灵中清晰地浮现出往昔令人怀恋的幻影。”“在令人缅怀往昔的影响力方面，阿雪真比饰演鹤屋南北狂言剧的演员和擅讲兰蝶故事的鹤贺某先生更大些，她是一位巧妙的不说台词的艺术家。”这种三四十年前业已消失的“虚无缥缈、光怪陆离的幻影幻人”，正是作者要追求的江户时代的古典美，它是消极和颓废的。永井荷风对它的无限留恋和热衷追求固然有他自身思想方面的原因，但也是社会政治环境和令人窒息的时代造成的结果。

一九一〇年，“幸德秋水事件”^①（也叫“大逆事件”）发生时，担任庆应义塾大学文科教授的永井荷风从六月起每天看到载着“囚犯”的马车驶向日比谷法院。幸德秋水等十二人被执行死刑后，永井荷风深受震动和刺激，他在一九一九年发表的《火花》一文中说：“我在社会上所见所闻的事件中，还从来没有过像这样令人产生不可名状的厌恶心

^① 一九一〇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被指控图谋杀害天皇而被捕，十二人被处死。

情的。我既然是个文学家，就不应当对这个思想问题保持沉默。小说家左拉不是曾经因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主持正义而亡命国外吗？可是我和社会上的文学家都一言不发，不知怎的，我总觉得难以忍受良心上的痛苦。我因自己是个文学家而感到极大的羞耻。之后我就想不如把自己的创作降低到江户时代那种格调，从这时起，我开始提烟袋、集浮士绘、弹三弦了。”永井荷风不是一位坚强、勇敢的文学家，他没能像同时代的作家石川啄木^①那样从正面进行无畏的斗争，而是采取消极逃避、游戏人间的方法，试图用怀古及追求享乐的态度，从严酷的现实中找到一条求得安生的道路。他进行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反抗，然而，又难免给人以畸形的感觉，像是一个失败者。

另外，永井荷风还写有《积雪消融》和《两个妻子》等中短篇小说。

应该看到，永井荷风的文学是由各种要素构成的，其思想倾向也决不是单一的。他的一生证明他是一位坚持自己思想、维护自己个性的很有特点的作家，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在艺术上，永井荷风所代表的日本唯美主义的文学作品克服了自然主义平板单调的缺点，感觉敏锐、语汇丰富、诗情洋溢，其艺术形式也是多姿多采的。

谭晶华

① 石川啄木(1886—1912)，日本歌人、诗人。

目 录

前言	(1)
隅田川	(1)
各显神通	(39)
积雪消融	(167)
两个妻子	(185)
濠东绮谭	(232)

隅田川

—

在今户做常盘津^①师傅的胞妹今年盂兰盆节也没有来访，俳谐^②师松风庵萝月每天牵挂着这件事。可是，正午的酷热又不便出门，只好等到傍晚。傍晚时分，他在竹墙边种着牵牛花的厨房门口冲了个澡，然后裸着身子喝完晚餐酒，这才离开饭桌。随着家家户户燃起驱蚊烟雾，夏日的黄昏不知不觉地变成夜间。并排放着盆栽的窗口外的路上，热闹的木屐声和鼻歌艺人们的热烈说话声越过帘子传来。萝月经老婆阿泷提醒，打算立刻出门到今户去，可是，附近凉台上有人搭话，他一坐下去，喝上一杯后就爱滔滔不绝，每天晚上总要漫无边际地聊上很久。

早晚感到有些凉快的时候，日头也就短了起来，牵牛花越开越小。当西晒的太阳像燃烧的火焰一样照进狭窄的屋内时，知了的叫声便更急促地传入耳中。不知怎的八月已经过了一半，夜间，阵风从屋子后面的玉米地刮过时发出的声响常使人误认为在下雨。萝月年轻时纵情玩乐搞坏的身体，至今每到季节变化之时仍周身关节疼痛，因而总比一般人先感知秋天的来临，只要想到已是秋天，他就会莫名其妙地

① 日本净琉璃的流派名。

② 日本平民诗的一种形式，在江户时代作为平民文艺得到独立和发展。

心焦起来。

萝月突然慌乱起来，初八洁白的早月高高悬挂在布满晚霞的天空时，他就离开小梅瓦町的住处，径直朝今户走去。

沿着河浜的拉纤路往左拐，从那条若不是本地人就不知道通往何方的迂回曲折的小道绕到三围稻荷神社旁边，直通大堤。顺着小道走，可以看到一块四周被稻田包围的空地上盖起了新的出租用的杂院屋和空房，这里既有占地大、庭院里种有花木、砌有庭院石的房子，也有零星分散、颇像农家小茅屋的住宅。萝月曾透过这些住房的竹墙看到女人在黄昏的月下冲澡。萝月师傅虽然上了年纪，但是以往的气质未变，不自觉地悄悄停下脚步。不过，所看到的妇人大都不是美貌的，只好泄气地快步离去。他每次看到出售土地和出租房屋的木牌，就不由盘算起来，自己也想尝试一下不劳而获、发大财的滋味，而当他沿着水稻田，看到盛开着美丽莲花的中央水田、听到青青稻叶随着晚风摇摆的声响时，又把算钱的事抛到脑后，想起散留在记忆之中的古人名句，实在是妙不可言。

走上河堤时，因樱树叶遮蔽而显得幽暗的河水对面的人家点亮了灯，在河风的吹拂下，樱树的病叶纷纷散落。由于不停地步行，萝月很热，他舒了口气，用扇子扇着敞开的胸脯。看到歇脚的茶馆尚未打烊，他急忙走过去坐下说：“老板娘，来杯凉酒。”正面遥望着待乳山的隅田川上，鼓起风帆的船只不停地行驶，随着黄昏的降临，水面上海鸥的羽色看上去分外洁白。眼见这番景致，尽管季节不同，萝月师傅还是想起一首俳句：“无酒赏樱有何兴”，竟忽然起了喝上一杯的念头。

萝月一口喝干了老板娘端来的壁厚底高的酒杯中盛的凉酒，就此上了竹屋渡船。驶到河中央，随着渡船的摇摆，凉酒的酒力渐渐发作。樱树叶上皎洁的明月是那么清凉，柔滑的涨潮河水一如“你往何方”的流行歌词所说，在晚风任意地吹拂下畅快地流去。萝月师傅闭上眼睛独自哼起了小调。

一到对岸，他突然想到该到附近的点心店去买点礼物，便走过今

户桥，沿着笔直的马路走去。萝月自以为脚步走得很稳，其实已经是步履蹒跚了。

他只是在两三家卖今户瓷器的店里看到一点儿有特色的东西。这儿是一条街面房低矮的小街，类似某个城厢的街巷，屋檐下和巷口处边纳凉边交谈的人所穿的单衣在昏暗的路灯光下显得特别白。四下里一片寂静，不知从何处传来狗吠声和婴儿的哭声。来到晴朗夜空下林木茂盛的今户八幡神社跟前，在成排的檐灯中，萝月很快认出了用勘亭流^①字体写着“常盘津文字丰”^②的妹妹家的檐灯，家门前的路上有两三个人正驻足倾听屋内练习的净琉璃。

一盏有玻璃罩的、六分灯芯的油灯，悬吊在因常有老鼠狂奔而发出惊人声响的天花板上。油灯照亮到处用宝丹^③广告和《都新闻》的新年副刊美人画贴补破洞的纸拉门、暗黄色的旧衣橱以及留有漏雨水迹的旧墙，使八铺席大的客厅里显得十分暗淡。昏暗之下，不知用陈旧的芦席门遮挡的走廊外是否还有个小小的庭院。屋檐下的风铃发出寂寥的声响，小虫子在静静地鸣叫。

阿丰师傅正襟危坐在祭日时放盆栽和挂有不动明王像的壁龛前，膝盖上放着三弦，用硬木刮片不时拢上刘海。她弹罢前奏，坐在摊放着练习谱的桐木小桌另一边的一个三十岁左右、商人模样的男子，用男中音学说《小稻半兵卫》中情人结伴出走的故事：“那么，什么也不用说了，如今这对已谈不上兄妹关系的恋人……”

萝月在走廊近处坐到练习结束，他摇着扇子，因为刚才喝的凉酒尚未全醒，所以一会儿情不自禁地和正在练习的男子一起唱起来，一会儿又闭上眼睛，毫无顾忌地打个饱嗝后，轻轻地左右摇晃着身体，漫

① 一种由特殊画笔写成的浑厚的圆体字，日本江户时代歌舞会的招牌和演艺界的节目牌常用该字体书写。

② 萝月妹妹阿丰的艺名。

③ 东京上野池端的守田治兵卫店里出售的一种黑红色口含芳香剂。

不经心地注视着阿丰的脸。阿丰已经四十多岁了，在昏黄的油灯光的照射下，她那瘦小的身体显得愈加苍老。忽然间，想到她过去曾是上好当铺里可爱的深闺小姐时，萝月先是感慨这种悲哀、寂寥的现实，接着，又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可思议的感觉。当初自己也很年轻漂亮，惹女人喜欢，因只顾玩乐，最终落到和家里永远断绝关系的地步。如今，当时的往事怎么想都不是事实，而只是一种梦境。用算盘砸自己脑袋的父亲也罢，哭着对自己忠告的忠心耿耿的管家也罢，要分店独自开业的阿丰丈夫也罢，他们时怒时喜，时笑时哭，挥汗不知厌倦地拼命工作，可是如今，一个个全死了，无论他们是否来到过这个世上，其结局无一例外。所幸的是自己和阿丰活着的时候，那些人还会留在两人的记忆之中，不久，当我们俩也死去之后，一切都将烟消云散，无影无踪……

“哥哥，本来我想两三天之内到府上去打扰的。”阿丰突然说。

那个排练的男子反复练了几遍《小稻半兵卫》之后又开始练说《其妻八郎兵卫》，练了两三遍后就回去了。萝月煞有介事地换了个坐姿，用扇子轻轻地拍着膝盖。

“本来么，”阿丰重复刚才的话，“驹込的寺庙在市区改划时要被拆除，这样一来，谢世父亲的坟墓就得搬到谷中或染井之类的地方去，四五天前寺庙里派了人来，所以，我正想找你商量怎么办呢！”

“原来这样。”萝月点点头说，“这事倒不可置之不理。爸爸死了有多少年啦……”

萝月歪着头算计，阿丰还在不停地往下说着染井基地的地价一坪^①要多少钱啦，要如何对寺庙表示心意啦，她的意思是女人干这事不行，得让萝月这个男人出面把一切事全揽去处理。

萝月原本是石小川表町相模屋当铺的继承人，因为和家里断绝了关系，年轻的就放弃了继承权。顽固的父亲去世后，由娶了妹妹为

① 日本面积单位，一坪约合三点三零六平方米。

妻的当铺管家忠实地继承了相模屋的买卖。然而，明治维新后时势大变，家运日见衰败，不巧又遇上一场大火，当铺就这样垮了，于是，热衷于风流雅兴的萝月不得不靠俳谐生活。而阿丰在此之后又失去了丈夫，连遭不幸，幸亏依靠昔日成名的演艺，当上了常盘津的师傅并以此维持生计。阿丰有个儿子，今年十八岁。这个沦落的母亲活在世上的唯一欢乐，便是看着独苗儿子长吉出人头地。根据商人不知何时会破产的经历，阿丰觉得即便自己三餐并作两餐，也得把儿子送进大学，将来可挣大钱。

萝月师傅喝干了凉茶，问：“长吉怎么样啦？”

阿丰马上颇为得意地说：“学校现在正放暑假，可不能让他玩，我让他到本乡去上夜校了。”

“那么，要很晚才回来喽？”

“是的，总要在十点以后。虽说可坐电车，可路还是太远。”

“和咱们这辈人不同，如今的年轻人真叫人钦佩。”萝月停了停又说，“现在他还在上中学吧？我没孩子，不了解当今学校的事。到上大学还要好几年吧？”

“明年毕业后参加考试，上大学之前，还要上一所……大的学校^①。”阿丰真恨不得一口气全给哥哥说清，心里再急得慌，毕竟是个不甚了解时势的女人，很快就说乱了套。

“这得花一大笔钱呀！”

“是呀，这笔钱大多没有着落呢。嗨，每月学费一圆，书费及每次考试起码两三圆，加上一年四季都得穿西服，鞋子一年都得穿两双哟！”

阿丰说得来劲，提高了声调，大概是为了让别人更了解她的苦心。这时萝月感到，既然如此勉强，那么即使不让长吉上大学堂，还是找到一条更合他身份的立身之道的。不过，这话不便说出口来，他期待

① 这里指日本旧制高等学校。

着话题的转变。长吉幼年时的竹马之友、煎饼^①店的阿丝姑娘自然地浮现在他的脑中，当时，萝月每次到阿丰家，总要带上外甥长吉和阿丝去奥山和佐竹原看杂耍。

“长吉十八了，那姑娘也长成漂亮的大姑娘了吧？她还来学戏吗？”

“不来我们家，可是每天到前面的杵屋家去。听说不久她就要到葭町^②去……”阿丰若有所思地打住话头。

“要去葭町呐，这姑娘有气魄！她小时候就是个讨人喜欢的好孩子，今晚要是来玩就好了，你说呢，阿丰！”萝月顿时来了精神，阿丰却“砰”地敲了一下长烟管说：

“和以前不同啦，长吉现在正忙着学习哪……”

“哈哈哈哈哈，你是要我别弄错方向吧。有道理！唯有这条路不可掉以轻心。”

“你呀，真是。”阿丰伸长脖子，“也许是我看得不对，不过，长吉那模样也着实叫我担心呀。”

“所以说，这也并不是不可说的事。”萝月用拳头轻轻捶了捶膝盖。阿丰对长吉和阿丝的事只是一种莫名的担忧，原来，阿丝每天早晨学完长歌^③回家时，没事也总要弯到这儿来看看，而这时长吉必定在窗边等着她，这时间，他寸步不离窗槛。不仅如此，有一次，阿丝生病躺了十多天，长吉竟目不转睛地傻愣着，可笑至极。阿丰一口气诉说着这一切。

隔壁房间敲响九点钟的时候，格子门突然被一下子打开。凭着这开门的方法，阿丰立刻明白是长吉回来了，她打住话头回头望去。

“今晚这么早呀？”

① 薄脆饼干，日本一种代表性的干点心。

② 位于东京日本桥，当时是艺伎馆聚集之处。

③ 和歌的一种形式，五音和七音反复交替，最后以两个七音结尾。

“老师因病早放了一小时。”

“小梅的舅舅来啦！”

没有回答声，隔壁房间里传来扔书包的声响，紧接着，从纸拉门里露出了长吉那温顺、柔弱、白皙的脸庞。

二

残暑的夕阳比盛夏的烈日更毒辣地烘烤着宽阔的河面，大学船库用油漆漆得雪白的板壁上反光更甚。然而，四下很快就变成了暗灰色，仿佛一下子灯光全都消失了似的。在涨满晚潮的河面上行驶的货船风帆显得格外洁白。不久，初秋的黄昏犹如落下帷幕一样很快变为夜色，流动的河水一闪一闪地发出十分炫目的亮光，清晰地衬映出渡船乘客们黑色的身影，宛如一幅水墨画。从岸的这一边望去，长长地横卧在河堤上的一排叶樱树黑得可怕。一时间有趣地排成长长一列行驶的货船队，不知何时一艘不剩地消失在上游方向，只有垂钓归来的小舟像树叶一样漂浮在水面上。放眼望去，隅田川不仅再现出它的广阔，而且还显得那么静谧、孤独。遥远的、上游河流的天际耸立着眷恋夏季的云峰，细细的闪电在不停地闪烁。

打刚才起，长吉就独自呆立着，有时凭倚今户桥的栏杆，有时从岸墙处俯视渡口的栈桥，眺望从日落到黄昏、黄昏变黑夜的河边景色。他和阿丝约定，今晚天黑到看不清人脸的时候在今户桥上见面。可是恰逢星期天，他无法以上夜校为借口，于是，一吃完晚饭趁着太阳尚未落山时就溜出了家门。平日里人们匆匆赶往渡口的路上，现在几乎没有有人影，在桥下过夜的货船上的灯火使庆养寺里高大的树木在谷河的流水中映现出美丽的倒影，门前栽有柳树的两层楼新房里传来了三弦的乐曲，裸露身子的男主人跑到傍水的低矮小屋门外来纳凉。长吉专心致志地望着桥对面，心想，是她该来的时候了。